



安全理事会

UN LIRPADV

PROVISIONAL

AUG 18 1989

S/PV.2877

17 August 1989

UN/SA COLLECTION

CHINESE

第二八七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8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朱迪先生

(阿尔及利亚)

成员国：巴西

阿林卡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中国

丁源洪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赛先生

芬兰

拉西女士

法国

戈索先生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亚洛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洛津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克里斯平·蒂克尔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南斯拉夫

科特夫斯基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0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9年8月10日加纳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779)

1989年8月10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782)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第2876次会议作出的决定，我请加纳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请安哥拉、喀麦隆、古巴、埃及、马里、尼日利亚、南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的代表在安理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格贝霍先生（加纳）在安理会议席就坐；迪亚肯加·塞劳先生（安哥拉）、恩戈先生（喀麦隆）、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迪亚基特先生（马里）、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希拉尔先生（南非）、蒙格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及祖泽先生（赞比亚）在安理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布隆迪、危地马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代表的信，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同意后，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尼荣格科先生（布隆迪）、比利亚格兰·德莱昂先生（危地马拉）、达斯古普塔先生（印度）和苏特雷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坐。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安哥拉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迪亚肯加·塞劳先生（安哥拉）（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担任8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高兴地参加在阿尔及利亚一位杰出代表的英明指导下的这场有关纳米比亚的重要问题的辩论，贵国坚决支持和平与争取重新恢复自己尊严各国人民民族解放事业，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我们相信，有你的外交才干与个人品质，安理会的工作定能成功。

我还必须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佩伊奇先生阁下表示，我国代表团赞扬他英明、有效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现在的会议特别重要，这是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部署，标志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开始生效以来，安全理事会第一次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目前展开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它将导致产生新的纳米比亚民族。

虽然，这一前景使我们有理由希望纳米比亚殖民时代将要结束，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过程中的事态发展情况却使我们生疑。令人不安的事实要求召开日前这些会议。

这次辩论的目的是估计形势，评价过去4个月中所发生的事件，这4个月已占安全理事会为过渡时期援助小组规定时间的将近一半。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中的特殊作用给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责任。如果安理会面对纳米比亚境内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保持沉默，它就没有担负起自己庄严的职责。联合国全力支持进程似乎产生不同的感受。虽说过渡时期援助小组的部署是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纳米比亚自由、公正选举的担心。可以说，自由、公正选举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

一些事实使人们对南非在该进程的真正意图感到怀疑，其中包括南非政权顽固拒绝严格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中有关警察中存在的南非特种防暴部队的规定，这些部队因恐吓平民和对平民残暴而臭名昭著。

继续保留所谓的西南非领土部队指挥系统的做法只能使我们更加怀疑南非在西南非人民组织一旦获胜的情况的打算。联合国方案明确规定解散军事和准军事部队。

精心策划、精心安排的虚惊与污蔑活动，如南非在秘书长7月出访纳米比亚前发起的活动，目的是破坏西南非人组的声誉，使其他政治团体从中受益。这些事实撕去了南非任何公正的伪装。

我国政府对这些问题一贯表现克制。但是，我们怎么能对一系列破坏我们作出并认真遵守的承诺的活动无动于衷呢？对把不足纳米比亚的人列入选民名单，要他们投票反对西南非人组，企图使西南非人组失去它有把握赢得的胜利的作法不闻不问呢？如果有的规定对某一方不利，国际社会怎能相信将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这样的行动违反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

我们希望，南非当局最近在纳米比亚宣布的措施是一个真正贯彻决议的努力。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1988年12月22日纽约协定中的一方，该协定为最近的进程打开的大门。我们认为，违反第435（1978）号决议就是违反纽约协定。因此，我们要求南非遵守其承诺。

和平解决纳米比亚冲突的唯一途径是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举行自由、公正选举，把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除此之外别无他择。因此，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的步骤，为这种选举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包括完全执行决议规定。必须立即全面执行联合国方案中有关军事和准军事部队的规定，颁布公正选举法，停止非纳米比亚人作为选民登记，取消冒充纳米比亚人的外国人手中的选票，废除一切歧视性法规，让现在各种力量都有平等的当选机会。

秘书长争取有效地落实第435（1978）号决议努力使我国政府很受鼓舞。我们继续认为，这些努力需要安全理事会的支持。秘书长可能制定的措施虽然用心良好，但如果没有物质资源的支持，就不能达到理想的效力。安全理事会在通过第632（1989）号决议时讨论了该问题，而且经验似乎也证明支持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部署整个过渡援助小组的人们是正确的。

我国代表团呼吁肩负这一职责的全体安理会成员支持新的措施，保证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安哥拉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表示埃塞俄比亚代表团是多么高兴地看到你担任8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非常了解你那久经考验的才干，你对各种问题的深刻了解以及众所周知的贵国对非殖民化事业的努力，我们相信，安理会对这一非常重要问题的审议最终将导致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全面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创造条件。

也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以干练的方式指导了上个月的安理会工作。

自开始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安理会成员、联合国会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极为关切地注视纳米比亚的局势。虽然在执行进程的最初阶段遇到重重困难而且随之发生的损失人命的事件，但是人们承认，这一进程已重纳正途。尽管如此，但是正如目前领土上的局势所清楚表明的那样，执行计划的每一天都充满严重的困难。国际社会最担心的是来自臭名昭著的科弗特的恫吓和安全冒险以及西南非洲警察某些成员的令人怀疑的行径，这种担心似乎已经得到证实。

我们意识到，秘书长一直在作出不懈的努力，通过各种重要步骤在进程中履行自己的重大责任，其中包括旨在提高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监督能力的措施。在现场，包括来自109个国家以上的国际公务人员的过渡时期援助团继续部署相当大的力量，以便为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创造必要条件。

然而，我们依然认为，把臭名昭著的科弗特纳入西南非洲警察的行列，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施以恐怖，这样就危及了自由公正选举的条件和可能性。不能指望人们相信一支专门训练来施加酷刑、骚扰及杀害纳米比亚人的力量一夜之间会变得有资格充任执行法律的功能，尤其是在该领土向长期等待的独立推进的这种微妙的阶段，更不能指望这样的事情。正如来自现场的令人不安的报告如证实的那样，这种状况不仅阻碍本来可以协调好的纳米比亚难民返回家园和安顿，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会对整个进程的自由和公正的可能性笼罩一层阴影。

由于警方和准军事力量不法行径所引发的安全问题日益明显，而且肯定不利于独立计划的执行，甚至影响很大，我们经过考虑认为，安理会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以便解决问题的根源，包括南非的顽固立场，特别有关的是解散科弗特和拆除西南非洲领土军的指挥结构。

虽然我们对执行独立计划的主要关注公认地同纳米比亚选举的自由与安全以及该领土实现和平有关，但是如果我们忽略其它问题而对选举进程的公正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就谈不上是公正的。其实，必须强调指出，来自该领土境内各观察团的情况清楚表明指导整个选举进程的法律上各种漏洞。我们仍然对选民登记程序表示担心，因为该程序允许非纳米比亚人登记，而且缺乏保密方面的规定，我们同样对在选票箱上做手脚的可能性表示担心。由于联合国尚未对选举法作出评论，在这一阶段我们只希望表示我们对这些法律草案故意含糊其词的动机深感关切。

至于我们对纳米比亚目前问题的态度，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南非最近玩弄的把科弗特刽子手羁留管地的花招。星期二的宣布不需要什么深刻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它不仅不是诚意的，而且也无法扫除根据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进行自由公正选举的障碍。如果比勒陀利亚有丝毫的意愿要向全世界表明它尊重国际义务，那么它就必须充分履行其对目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进程的承诺，以此来表明它的意愿。任何从商定的计划倒退或修改计划的做法只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仍然负有法律和直接的责任，直到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充分行使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为止。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作出不懈的努力，直到最后全面实现第435(1978)号决议所规定的独立目标。

在这一方面，虽然我们赞赏秘书长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努力也亟需辅之于安全理事会的协调行动。大家承认，安理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制定者，有义务有效地解决局势，最好是现在就解决目前的困难，而不是以沉默允许今后问题——更加难以解决、难以控制的问题——的种子萌发出来。安理会利用自己的智慧和权威来保证顺利执行联合国面临的这一艰巨任务的时刻确实已经到了。

我们也再次敦促所有那些对南非有影响力的国家给予协助，促使诚意占上风。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了如此长期的斗争，而且也作出了如此重大的牺牲才达到目前的阶段。不应当允许南非阻碍让纳米比亚人民能够真正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民族独立权利的历史进程。

即使是最不带偏见的观察家也一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安理会仍然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创造所需要的气氛和条件，让纳米比亚人能够在没有恐惧和不受恫吓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未来。至于我们这一方面，我们深信，必须紧追地解决日益恶化的局势，否则就为时太晚了。为此，我们随时准备参与任何有助于安理会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生存和未来发挥有益作用的进程。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林卡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你是一位同巴西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国家的有才干的代表。你所代表的国家在外交上有着为公正、和平和谅解事业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的辉煌成绩。因此，你如此娴熟和有效地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工作并不使我国代表团感到惊奇。

还请允许我向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佩伊奇大使致敬，他顺利地、有效地主持了7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安理会上个月作出一些重要决定，大部分功劳应归于他谨慎和坚定地处理事务，我们为此向他表示感谢。

我们似乎已到达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的正义斗争的紧要关头。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负有最重大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不能允许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进程再次脱轨。

巴西经常表示赞成安理会强有力地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自从执行进程在早期遇到困难以来尤其如此。

同时，巴西一向坚持认为，为了确保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所有方面完全

按照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执行，安理会进行密切的永久性监督是必要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强调本机构成员必须获得关于该领土所有有关事态发展的充分和最新的情报。为了除其他事项外扩大其新闻基地，巴西政府正在采取步骤在温得和克设立办事处。然而，这不能被视为是取代我们从联合国秘书长那里得到的新闻、意见和建议。

安理会成员最近收到了秘书长在访问南部非洲后编写的另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内容全面，资料翔实，措词坦率。尽管总的调子使人放心，但报告指出了一些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仍待适当解决，免得纳米比亚独立的整个进程受到损害。一些十分重要的任务有待完成。

我们认为，必须确保难民继续安全返回原地；确保投票人的登记工作以公平和严格的方式进行；并务必使选举立法和独立计划及公认的国际标准相一致。此外，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时候到了。

最后，关于该领土警察部队所作所为的重要问题，我们注意到行政长官8月15日的发言(文件S/20788)。我们对他宣布撤消仍然留在西南非洲警察部队中的南非特种镇暴部队成员的职务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正确方向跨出的一步。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没有为执行这项决定确定任何时间表。我们期望，这项决定将迅速得到执行，从现在起，西南非警察部队将在执行任务时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当我们发出这一呼吁时，除其他事实外，我们想到的是十分令人不安的报道：就在8月10日，两个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设施遭到武装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和严重破坏。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保持警惕，以避免再次发生可能威胁纳米比亚有条不紊的选举进程的行动。我们还认为，能够这样做的国家在向同一方向采取的单方面或联合行动将是富有价值的。我们还要对这些国家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时不我待。已经作了很多工作。但似乎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负责行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巴西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加巴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当之无愧地担任这一崇高机构的8月份主席表示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祝贺和我本人的喜悦心情。我深信，你丰富的经验和贵国受到普遍赞扬的无数优秀品质将确保十分有益地指导本国际组织。我确信，你知道你能够指望在完成你的艰巨任务时得到尼日利亚代表团的通力合作。

我还要向上个月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致以热烈的、同样受之无愧的敬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纳米比亚走向自由的相当曲折的路程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候，在设想的11月份选举不到4个月就要举行的时候，我们聚集一堂不是重唱期待已久的殖民主义挽歌，而是再次敦促联合国解决计划的一方采取明智的态度。然而，我国代表团对南非继续在纳米比亚通向自由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作法完全不感到惊讶。自从提出安全理事会认可的非殖民化计划起就十分清楚，这一进程将不会象原先设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几乎损害、甚至使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实施明确地搁浅的那些精心策划的事件现在看来好象是有真正目的的。迅速出现的情况是，南非有系统地在文字和精神上粗暴违反联合国纳米比亚解决计划的主要方面。尽管其目的可能不是要阻止纳米比亚向独立过渡——因为我们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看上去好象南非决意支配纳米比亚有权享有的独立的性质。继续在纳米比亚发生的事件，尤其是南非蔑视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体现的安理会意志，只能证明非洲、乃至国际社会在执行进程初级阶段表示忧虑是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以科弗特（南非特种镇暴部队）这个漂亮的南非公用语名字而昭然于世的凶残的准军事部队，无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要求既没有解除武装，也没有解散。相反这支部队的一些分子被重新吸收进由南非控制的现有的西南非警察部队，他们随着这支部队对纳米比亚人民为非做歹，肆无忌惮。这支部队仍然用具有杀伤力的战争武器装备自己，继续乘殖民时期的同类型CASSPIR装甲运兵车执行搜索和破坏任务，由此带来的恐吓和骚扰，与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是水火不融的。因此，缔造和资助这支早不应存在的臭名昭著的部队的南非，违反了联合国解决方案的规定。然而，南非这个纳米比亚昔日的殖民占领者以及解决方案的一方，却声称把第435（1978）号决议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科弗特（南非特种镇暴部队）的问题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南非拒绝解散该部队并解除其武装的作法又一次破坏了解决方案，而且这一行动直接关系到极为重要的纳米比亚自由和公正的选举问题。我们认为，在联合国方案所包含的所有进程中，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控制和监督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问题，是最为重要的。在纳米比亚的政治气氛尚未转为对其有利的情况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而对纳米比亚人，尤其是对一个政治党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成员和支持者的继续骚扰和恐吓，又如何能保障自由和公正选举的目标？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秘书长表示赞赏，他的公开讲话和私下讨论以及报告，都清楚地阐明了他在科弗特（南非特种镇暴部队）问题上的明确立场。我们必须看清南非行政长官上星期的讲话中所证实的南非的一贯反应的本质——为蒙骗国际社会而蓄意制造模糊。关键的问题并非从纳米比亚北部重新调配了凶残的科弗特（南非特种镇暴部队）部队的1 200名人员。同样，问题也并非限制如此部署的凶恶的士兵，从而使他们能受到援助团的密切监视。第435（1978）号决议明确、严正和清楚地指出，南非特种镇暴部队和其他准军事、公民、种族和突击部队必须解除武装、遣散，其指挥机构必须拆除。

此外，南非当局在过去承认——这已被其他独立的消息来源所证实——镇暴部队的人数多于温得和克的种族主义发言人所说的1 200人。我们认为，且不谈这

种行动是违法的，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不应过多地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应上南非的当去承担监督一支不应当存在的部队的人员——而当这一行动将违反安理会明确规定并给这支部队披上一层合法外衣时，就更不该如此。因此，我们敦促安理会加强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的能力，坚持取消南非特种镇暴部队。臭名昭著的西南非领土军也应得到同样下场，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残余政权不仅也拒绝彻底解散该部队并解除其武装，相反却准备迅速动员起来，显然是要用于危害行动。

建议中提出的纳米比亚国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不仅应是自由和公正的，而且要清楚地置于众目之下。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让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必须不受阻碍地确证选举过程的每个阶段。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关注由南非任命的纳米比亚行政长官在无视纳米比亚内部知名阶层所提出的明智看法情况下所单方面发布的“选民登记公告”。很清楚，根据这一公告，非纳米比亚人、包括数千南非军事和警察人员以及公务人员，将获准在纳米比亚选举中投票。这样，天数似乎快尽的殖民政权，通过影响建议举行的选举的结果，完善了一个它长期控制该领土的计划。这一计划如果得到执行，必将给操纵选举带来新的含义，而且肯定会给纳米比亚带来内部政治动荡。我们现在应正告南非，它阻止西南非人民组织在独立的纳米比亚组成合法政府的妄想，绝不要使它打开厄运之箱，其后果它是无法控制的。一句格言说的好：恶有恶报。

在选民登记上表露出的欺骗手法，似乎已应用到正受到审议的选举和国民代表大会的公告上来。显然，这两项尽管仍是草案形式的公告，包含蓄意而为的旨在制造麻烦的严重缺陷。例如，选举公告并未规定选举过程中的保密事项，并包括一个不适于象纳米比亚这样的新生国家的复杂的计票制度。此外，国民代表大会公告草案建议授予南非行政长官对大会能够并将要就纳米比亚获得主权独立问题提出的各种建议实行否决的权力。更为荒谬的是，公告规定行政长官应不经选举成为将要成立的——希望是经过民主程序——国民代表大会的主席。日暮途穷的殖民政权的一个未经选举的代表，怎能来主持一个由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并被授予否决这一人民意愿的权力？南非蔑视民主进程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是否应让它

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国际社会？我们难道无权坚持要在整个过程中遵守第 435(1978)号决议所含的国际标准吗？安理会必要受南非诡计的欺骗吗？我们认为，实际上非洲认为，安理会应维护其权威，要求南非放弃似乎它自己选择的布满荆棘的道路。

我们可以一直不停地列举出很多欺骗的例子。在纳米比亚取消歧视性和限制性的法律只完成了一半，关键和危险的立法文件仍然存在。预期对所有纳米比亚人均适用的大赦只施用于那些从放逐中返回的人，却不包括那些其唯一罪名就是要求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政治犯。解决方案中有关释放政治犯的规定也未完全实行。南非仍在其监狱中关押着一些西南非人民组织成员，借口为这些人是普通犯人。成百近千的纳米比亚被关押者和失踪者仍无处可寻，这违背了安理会纳米比亚解决方案的文字与精神。

我们看到，南非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使用关于西南非人民组织部队所谓浸透或计划浸透进纳米比亚的假警报和满足自己利益的宣传——这不符合包括南非在内的有关各方的明确声明，即西南非人民组织部队已解散或被限制在基地内，而且其武器已被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和安哥拉当局封存。我们——我相信包括安理会——都不会被这些毫不相干的事所蒙骗。

让大家知道，非洲和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诉诸安理会，以使其了解纳米比亚的危险局势，这是《宪章》所规定的。我们相信，安理会将立即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局势，使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重纳正轨。因此，我们完全支持加纳的维克托·格贝霍大使昨天以非洲国家集团主席身份向安理会提出的建议。我们认为，这些建议不仅是合情合理，而且也是实事求是的。这些建议充分地解决了所有用意良好的人明确表示的关切。

最后，由各国自由和自愿签署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这是一条得到承认的国际法原则。因此，就有了“条约必须遵守”这句格言。南非自称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应当接受这一经历了时间考验的文明行为原则。和平在我们这一充满危险地区好象突然出现，必须让它在纳米比亚得到充分的实现。必须尽一切能力使非洲的最后一

个正式殖民地获得独立。绝不允许将非洲的注意力和精力从整个大陆为消除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困难所做的努力转移开去。我们相信并希望安理会将不会成为这一恶毒计划的同谋。现在迫切需要采取行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现在，我请喀麦隆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恩戈先生（喀麦隆）（以英语发言）：喀麦隆共和国代表团希望感谢安理会本次会议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参加这一审议纳米比亚局势的重要辩论。我们到此发言，希望以此消除对非洲是否一致关切纳米比亚目前局势所依然存在的任何疑问。

历史表明，必须用集体的仔细审议来推动实施以协商一致方式做出，并以文件形式细致阐明的决定，以谨慎态度及在目前的无从确定气氛中以建立信任的意愿来确保这一执行。

我们认为，现在并非对抗的时候。各地的非洲人依然同自己的纳米比亚兄弟一道，共同承受着饥饿的痛苦，分享着对自由的渴望，一起希望结束敌意与流血。我们顽强地相信，如果让正义与国际法准则成为主导，那么在这整个次区域就存在着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更好选择。

我们经常指出，只要本大陆的任何一部分依然处于政治或其它形式的外来束缚之下，那么独立对任何一个非洲国家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并非仅是多愁善感；这是我们所处状况的真实情况，是被为使过去的寻求财富的强权国家和睦相处进行剥削而在政治和经济上划出的分界线分割开来的人民所处的困境。至少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的命运从根本上被束于同样的不幸之中。我们一道走在强行压下的黑暗的胡同中，外来的语言使我们相互分离，生活在外来的制度中。我们希望其它人了解，很好地了解这一真相。

我们只能希望，世界的其他国家，不论是穷国还是富国，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将忠实地做出努力，理解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问题并非只是应由非洲人民关心的问题。南部非洲局势动荡，这绝不可能有助于当今这个相互依存和尖端技术的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以纳米比亚局势作为法律、政治与军事不负责任的集中点的南部非洲有可能引起一场到目前为止无法想象的大战。

南部非洲目前的悲剧产生了两种同样危险的局势。第一是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制度寻求的是使其支持者受益，维护少数人种族统治的外来保证。第二种局势涉及与这一次区域各种族人民毫不相干，既根深蒂固又十分复杂的利益冲突。

关于遭到普遍谴责的种族隔离制度及比勒陀利亚的头头们周期性的恐怖主义手法的讲法均倾向于淡化甚至掩盖由南部非洲的局势所产生的全球紧张局势和战争心态的严重性。

确定其真正的范围也许不容易，但有一点似乎是明显的，即这些情况鼓励了种族主义政权装作绝对正确的样子重述有关所谓非白种人的意识形态教条。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安理会必须从所有方面看待目前的局势。更为重要的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演员的决策人应以这一局势的真实情况为指导。

人们常说，导致战争的并非突发的事件，而是深刻和重要的利益冲突。我们认为，南部非洲战争状况从一定角度看是由于所涉及的重大利益的性质所致。

我们促请比勒陀利亚认清历史的潮流，同时也促请所有那些声称在这一次地区拥有利益——被认为对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利益——相互磋商，以弄清显而易见的事情的含意。

那些由于其所获得的巨大实力而关注于核战略和全球和平与安全的人必须接受相应负担，更为认真地看待这一局势。

主席先生，亲爱的兄弟，看见由你这样一位富有才华，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在这一重要时刻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纳米比亚人民的命运是对联合国这一宗旨为结束非法军事占领、殖民主义和压制各国人民真正行使自决权利的各种制度的全球性组织提出的一项挑战。你对此十分清楚。

非洲国家集团，我们的兄弟维克托·格贝霍大使已向你表明了一个关心并做出承诺的人民抱有的情感。我们不打算重复他已雄辩阐述的细节。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安理会非常清楚地表示决心用集体意志和会员国拥有的资源确保纳米比亚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自由选择。自由选择必须体现为各方有不受阻碍的机会在政治竞选中表达观点——当局决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恐吓、骚扰和玩弄不适当和不公平的花招。

人类在技术时代的困境就是承受着不得不作出重大选择和关键决定的重担。纳米比亚人在这个时候遭到外人用惊人的冷漠进行吓唬，这决不可能有何助益。在确保清晰思路和理智抉择气氛方面他们需要帮助。安理会必须密切介入朝着纳米比亚持久和平与进步迈出的这第一个步骤，尤其是通过其成员中各阶层之间的合作。

以合作取代对抗，合乎我们总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做才更能在纳米比亚实现有组织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和平。

自由选举将结束数十年的动乱、仇恨和苦难。选举将开创建设国家、合理安排自然资源、提高纳米比亚人民生活水平、创造和平与进步因而安全的气氛的时代。

如果我们允许选举遭到操纵并从而挫败作为纳米比亚人民愿望的希望和理想，我们将带来一个新的不满、分裂和动荡的时期；我们将在历史中记录下我们没有能力设计和维持持久的和平与安全。联合国长期以来一直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人质，未能减少集团利益和过份的逆历史潮流的民族主义。它未能帮助说服国际公众存在着促进《宪章》准则和理想的政治意愿。

在纳米比亚成功地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将不可估量地恢复公众看来欢迎的对联合国、其机构和论坛，及其理想的信心。如果人们看到安理会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宪法协商一致意见，安理会将为本世界组织做了一件好事。

纳米比亚人民已经目睹了足够的毫无意义的流血。他们疲于看到他们的儿童在赤贫和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生长。他们坐观了非洲同胞获得政治独立和自由——在一个残酷的世界中制定自己命运的自由。

一代又一代的父母们日益与世界的其他阶层一道设法回答子女与后代关于造成

今天不愉快的生活的动乱的原因。

在过去和今天的错误和疑虑让位给法治和体面的普遍良知以前，不能指望南部非洲给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宽慰。

安全理事会现在有一次机会，就必须利用它。本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必须一致和果断地采取行动。归根结蒂，在它们的政治手腕中掌握着决定该区域和其它地方的命脉的权力。

拒绝或不愿利用所获权力实现一个公正与和平的世界将使它们失去历史交给它们的领导作用。第435(1978)号决议载明协商一致意见，但是更广泛的人们渴望看到该文件所有方面得到正确的贯彻。

维持和平程序是和平解决冲突和挑起冲突状况的现代工具。如果要有效实现和平与安全，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审视所有方面，从提供中立部队或警察使人民和有关各方放心，到发动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新眼光运动。领导力量已经存在。

我们中有幸在70年代初期与乔治布什大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会谈和审议国际问题的人记得他是一个致力于国际谅解和全球和平的人。证明在美国国会、联合国和在其它地方任职形成他个性的年代使布什先生亲自了解各国和各国人民并在南部非洲起更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要表示希望和相信，这个“万家灯火”之国将采取新的坚定的主动行动为纳米比亚人保证自由选举和选择，这些曾使美国革命理想为美国人民造福。

历史也给莫斯科带来了一位拥有在他在世时即几乎成为传奇人物的特权的领导人，他来到联合国大会呼吁改革——争取和平与谅解的改革，摆脱对抗的恐怖。象乔治·布什总统一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席受过清楚理解全球和国内现代生活千变万化现实的教育。

这两位领导人和他们承认的盟友能够努力提供保证——首先为纳米比亚自由，

其次为比勒陀利亚绝望的政权，它无疑被时代的变迁所吓倒而谋求避免在实现自由之后的时代遭到它所恐惧的报复。

如果比勒陀利亚陷入其自己的种族隔离词藻中的话，让我们帮助它自拔。让那些拥有全球影响的人从中调解，创造新的条件。让他们安抚在争取行使基本权利时遭受污辱、贫困、压迫和死亡的非洲人民。去告诉南非白人，尽管有过去的暴行，在一个和平和自由的国度里美好的生活在等待他们，在这个国家中他们可以继续成为重要的公民。

把这一切告诉他们。还告诉他们非洲统一组织的大门将向他们打开。告诉他们此后非洲市场的门户和其它互利的可能性也将向他们开放。

非洲人已表明，尽管在殖民或宗族时期互相之间存在着疑虑，我们不会伤害和虐待外来定居者。相反，我们的做法继续是保留人类生命和合法的社会经济活动。非洲领导人从未要求外来统治者或从外来定居者变为公民的人外流。南部非洲大声反对歧视。津巴布韦和其它国家清楚地表明非洲人并不热衷于不现实地虐待在一个新国家中定居及其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对国家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人。

告诉他们博塔外长去秋在此称为兄弟的其他非洲人正在等待他们。我们都想参加一次新的努力，一场重建康复后的非洲的激动人心的挑战，利用天赐的资源为全人类造福。

我们呼吁和平，并呼吁要有为和平奋斗的意愿。但不要以为这是自满和软弱的表现。要知道，非洲争取自由的决心不会松懈，直到获得自由。制裁和压力也将继续，直到自由的黎明到来。南非十分清楚它向前线国家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影响——而它自己却宣称它可免服这帖压力苦药。对比勒陀利亚的制裁压力决不能放松，直到实现真正的变革。

最后请允许我们祝贺秘书长不断作出的个人贡献。德奎利亚尔先生最近刚从南非和纳米比亚回来。他报告了关于这次旅行的情况，并作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这位和平使者要求的不过就是第435(1978)号决议要求我们大家和安全理事会所做的，即能够使事情顺利发展的真正支持。

去年12月，大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第43/85号决议，当时也考虑到目前这样的情况。该决议敦促

“所有国际在执行就维持和平安排同联合国达成的协议方面，进一步加强与秘书长的合作，协助其履行……他的职责，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任务及决定。”（大会第43/85号决议，第1段）

我们期待着在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当之无愧的荣誉桂冠上再添上在纳米比亚取得的成就。

我们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极大的耐心。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喀麦隆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蒙格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您担任安全理事会8月份主席职务。我国代表团看到您——阿尔及利亚杰出的外交家——主持安理会的审议，感到特别高兴。贵国的历史证明，贵国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定倡导者，是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先锋。坦桑尼亚与贵国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兄弟关系。我国代表团相信，您的外交才干和经验将使您成功地指导安理会本月份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还要对您的前任——南斯拉夫的佩伊奇大使阁下成功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表示祝贺。

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我国代表团对此时召开安理会会议的决定感到十分满意。纳米比亚局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不稳定，而且在现

阶段如此之不稳定，国际社会和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不得不对它进行紧急审查。世界人民都渴望看到通过举行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控制和监督下的自由、公平选举，在纳米比亚实现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设想的真正独立。

我国代表团一直密切关注着目前正在进行的纳米比亚独立进程。我们尤其密切注视着1989年4月1日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布署以来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如果要在联合国控制和监督下通过自由公平选举实现纳米比亚真正独立的目标，那么，已经发生和将继续发生的事情都有许多需要改进之处。

这一局势使安全理事会的这几次会议变得至关重要。之所以至关重要，一方面安理会会议是在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开始执行大约4个月后召开的；另一方面，现在离纳米比亚人民投票选举国民代表大会成员大约只有三个月了。安全理事会的这几次会议之所以重要还因为会议开得正是时候，能够使安理会估价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和南非在整个进程中的活动，以便按照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解决方案对目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工作采取一些现实的纠正措施。

如果在安理会进行审议期间，试图避免处理不论其多么令人不快的这一严峻事实，这对纳米比亚人民、对国际社会、对联合国都是不公平的。

我国代表团严重关注着纳米比亚局势，并希望表明下述立场：如果不对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加以制止，它将损害今年11月份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结构和行政环境。

去年4月以来预定要消除的结构仍然存在。与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小组结合在一起的行政安排无法顺利执行，似乎有意要削弱它的作用。我们坚持认为，保证纳米比亚自由、公平举行选举的问题是联合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安全理事会的智慧产物，因此，安理会必须保证——而且必须在众目之下保证——正如安理会第632(1989)号决议重申的那样，决议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注意秘书长在上个月访问该地区后向安理会表示的担忧。这并不是秘书长一人的担忧。纳米比亚独立委员会的一些美国著名人士今年6月组团访问了该地区，他们也指出：

“该领土的自由、公平选举仍然有着重大障碍。”

在这之前，前线国家、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也曾几次表示过担忧。现在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载于1989年1月23日文件S/20412中秘书长报告的第54(g)段中的设想，给予秘书长最充分的合作，以纠正不断恶化的纳米比亚局势。

我国代表团严重不安地注意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大量行动都不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举个例子，南非行政长官现在单方面拒绝解散臭名昭著的南非特种防暴部队，这些部队直到今天还在恐吓和杀害纳米比亚人民。最近宣布的为该部队找到新的作用的表示并不符合第435(1978)号决议的立场，该决议明确要求该部队彻底解散。准军事系统没有撤消；重要的限制性与歧视性法规没有废除；政治犯没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南非明显地限制某些政党团体，特别是西南非人民组织在报上宣传的机会。

我们极其关注的是，南非政权这样做却似乎显然不受任何的惩罚，而且全然不顾甚至蔑视秘书长驻温得和克特别代表，特别代表似乎毫无权力或权威。我国代表团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南非政权这样继续拒不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意味着安全理事会没有权力或权威制止行政长官在纳米比亚凭他自己和南非的愿望为所欲为。

此外，最近通过的两项立法——已经生效的选民登记法(AG19.1989)和1989年7月21日立宪大会宣言草案，应当提请安理会注意，以拒绝任何进一步巩固危害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进程的行动并使其合法化的条款。安理会有这样的权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这样的权力和影响力。现在需要安理会拿出行使这种力量与影响的政治决心来，保证纳米比亚真正独立。不然的话，如

果安理会让事态任其发展，就象它从今年4月以来所做的那样，南非就能放手操纵选举过程，践踏纳米比亚独立方案。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非洲国家集团主席昨天在安理会上的发言。我们支持该发言中指出的关心与建议。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没有正当的理由袖手旁观，容忍南非目前公开在纳米比亚独立进程中作的手脚。如果让南非为了自身的短期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破坏了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进程，那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我国代表团热诚地希望，安理会目前一系列会议的讨论能产生一项决定，紧迫而又现实地处理纳米比亚正在恶化中的局势。我们期望安理会迫使南非政权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期望与决定。如果没有行动扭转纳米比亚目前不能令人满意的局势，子孙后代将责怪安全理事会错过了这次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真正独立的大好时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坦桑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迪亚基特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表示，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你主持8月份安理会工作。你是友好国家阿尔及利亚的代表，我们同贵国有着极好的关系。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长期解放斗争和贵国对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中人民长期无私的支持，以及你个人的才干，保证了我们工作的成功。

我国代表团也借此机会祝贺南斯拉夫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上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最后，主席先生，我通过你向秘书长致敬，他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作出了值得赞扬的不懈努力。

纳米比亚事态的发展引起了非洲和国际社会的严重不安。第435（1978）号决议如能得到全面正确的执行，将能使纳米比亚通过自由、公正选举获得独立，但该决议正受到南非不断的践踏。今年4月的事件为南非所挑起和无耻利用。事件之后，我们看到该领土上的局势几个月来一步步地恶化。

人们记得，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解散所有族裔和准军事部队，取消这些部队的指挥系统。我们今天实际看到的情况如何？南非继续违抗联合国，公然抵制解散它的特种防暴部队执法队，把他们并入西南非警察部队。

离选举日只有几个月了，而纳米比亚人民却还生活在恐怖之中。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支持者每天都受到恐吓。南非正在操纵着选举名单，许多纳米比亚政治犯还在关押中。

所有这些使我们非常的不安，因为保证自由、公正选举最起码的条件都不存在。

整个国际社会和杰出的独立人士也同样的不安。比如，一个叫作纳米比亚独立委员会中的一些杰出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在最近访问了纳米比亚之后，于1989年8月12日在《纽约日报》上提出有力的证词。他们根据自己的第一手经历指出，今年11月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公正选举还有重大障碍存在。

它以其它独立消息来源注意到并加以谴责的事实为基础得出了这些结论。委员会的确指控南非对纳米比亚独立进程的发展施加不利影响，企图把独立的纳米比亚纳入其势力范围。还是根据委员会指出的事实，已作为当地警察力量西南非洲警察组成部分的南非特种镇暴队分子比以往更进一步对平民，特别是那些返回领土上的家园来行使投票权的难民制造恐怖。此外，南非当局鼓励南非国民在纳米比亚登记，以便参加选举并企图影响选举的结果。

南非行政当局起草一项不利于选票保密和正常计票的立法草案。此外，根据该立法草案，今后选举产生出来的选民大会仅拥有提出建议和提议的权力，而这些建议和提议则要得到南非行政长官的批准才能得以充分执行。这就等于让行政长官拥有否决权。

独立委员会还发现，政治党派不都享有利用新闻媒介和通讯工具的同等权利。

联合国力量运作的的能力日益缩小，尽管仍存在这种力量的压力，但是南非干出了我们强烈谴责的所有这些违法行径。

面对这种危险的升级，我们不能再消极了。国际社会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担负着一项特殊的责任，必须做出反应，以促使南非遵守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根据《宪章》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这次辩论之后采取具体步骤，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完全安定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为此，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南非企图继续控制纳米比亚的花招，并要求南非解散南非特种镇暴队这支刽子手队伍，停止威胁和恫吓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支持者的行径，停止推行操纵选举名单的所有政策，并且释放一切纳米比亚的政治犯。

最后，我们认为，面对一个藐视我们组织的决定，不能够履行自己诺言的不稳定的南非，安全理事会必须表明坚定的立场。我们并不是要求任何在安理会职权范围之外的事情。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压迫和统治之下遭受这么多苦难的纳米比亚人民同其他民族一样渴望自由与独立。我们有责任确保没有任何障碍阻止他们行使不可剥夺的权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马里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本次会议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该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明天8月18日上午10点30分举行。

下午12点25分散会。